

编者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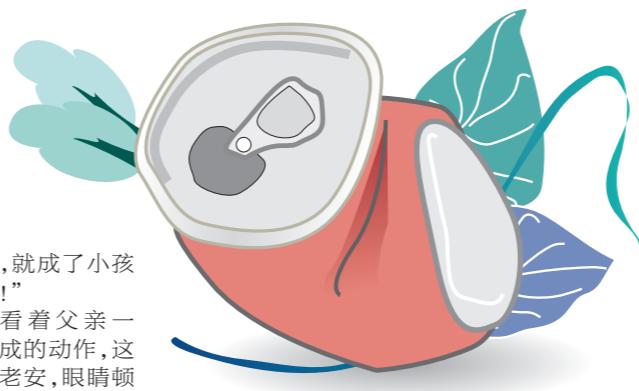
追溯千年文化脉络不难发现，惠州文明底蕴丰厚。张萱等惠州文人为呼吁环保观念写诗著作，苏东坡谪居惠州时更是写下“何当禁毕弋，看引雪衣儿”的诗句，号召注重生态平衡。千年文脉，薪火相承，如今惠州新时代文明建设又为这座山水之城增添新活力。

近年来，惠州积极探索“文明密码”，以文聚力，焕发东名郡时尚魅力。随着文明城市建设脚步不断迈开，常态化开展“捡跑”（边跑步边捡垃圾）活动蔚然成风，“运动+公益”备受社会各界关注。据统计，截至目前，惠州共开展了800多场捡跑志愿服务活动，已有3万多人次参与，掀起全民捡跑环保热潮。

惠州大地处处唱响文明歌，也为广大学者提供了绝佳的创作源泉。为进一步推动“捡跑”志愿活动常态化开展，打造惠州志愿服务新品牌，羊城晚报与惠州市文联携手创设“四个一”文艺创作活动，以“捡跑”为主题，广征佳作。活动一推出，文人墨客云集响应，共收稿20余篇。本期《惠州文脉》遴选出4篇小小说佳作，看众多作家如何妙笔生花，书写惠州文明新风尚！（周婷婷）

空罐

□阿社



海龟姥爷

□吴小军

老魏刚睡着，电话就响了。这个时候谁还来电呢？老魏嘀咕，一看，是老安的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用眼角瞄了一下旁边已入睡的老伴，赶紧在屏幕一划，把声音压低：“喂，什么情况？”

“老魏，明早是不是要捡跑？”

“这个时候打电话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，就为了捡跑这个事！”老魏用左手捂住嘴巴，边说边轻轻地走出房间。在老魏印象中，敢在这个时候来电话的，也就是老安这伙人，但也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那时呀，隔着电话都能闻到酒味。当然，他自己也经常干这种事情。这时的老魏有点恼火，不仅是因为清梦被扰，还有刚才那莫名的担心。

“明天我也要报名参加，在哪里集合？多少点？”

“你不是回老家了吗？”

“回来了，刚到呢。”

“你不是脸皮薄不好意思参加捡跑的吗？怎么回了趟老家，就开窍了，老子教育了你？”

“唉，你别说老爷子了，老年痴呆症更严重了，这次回去连我都认不得了！”

“啊，怎么会这样？”老魏为这无意的调侃感到愧疚。

“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嘛，不说了，晚了，不影响你休

息，你把明天捡跑活动的信息发到我微信上。”电话那头，老安挂了电话，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：“我倒是希望他能教育我，能唠叨我！”

老安这次回老家，就是回去探望父母。之前大姐给他打电话说：“老爸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了，你有空还是多回来看看吧，看一次少一次喽。”这次回去，父亲呆滞的眼神依然藏不住爱意与慈祥，但就是喊不出他的名字，或者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这让老安感到无比酸楚和惆怅，也许这就是不可逆转的人生和亲情吧！

那年，他刚读一年级，有一次与父亲一起去逛街买东西，在路上，他捡到了一个易拉罐，把罐口朝下使劲甩几甩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放在地上，他想跃起，因笨拙无法完成，但是右脚还是重重一踩，一脚就把易拉罐踩扁了。父亲正试图阻止他不要去捡，他却很认真地说：“班主任说了，要讲卫生，既要讲个人的卫生，也要讲大家的卫生，就是要爱护环境。”说完，他就捡起踩扁的易拉罐，跑着丢进前面的垃圾桶。后来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父亲也捡到了一个易拉罐，故意模仿他刚才的动作把易拉罐踩扁。然后，父子俩开心地哈哈大笑……

从老家回来的路上，老安想起了老魏。老魏组织了一群人成立了捡跑协会，拉着老安入会。老安说，他来支持经费，活动就不一定参加了。这话说得委婉，“不一定参加”就是“不参加”嘛，老魏没少奚落他，摆

什么臭架子呢？

这回可好，老安终于也来参加捡跑了。老魏很开心，能把“有点影响力”的老安拉进来，这是好的开端。作为多年的老友，老魏依然少不了揶揄：“老安，看你平时打麻将，动作麻利得很，力道也很足，怎么捡起垃圾来，就缩手缩脚了？”

老安没理他。捡跑路上，他看到前面有个易拉罐，快速跑过去，抢在前面两个队友，捡起了它。他把罐口朝下使劲甩几甩，甩出了好几滴残留的饮料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放在地上，做出跃起状，但最后只是用右脚重重地往易拉罐一踩——不同的是，老安还故意弯着腰——没错，就像他佝偻的父亲！

老安这一系列笨拙又滑稽的动作，惹得后面的队友们开怀大笑，原来老安也是有趣的人呀！老安把将要涌出来的眼泪给忍了回去，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情绪，捡起踩扁的易拉罐，转身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向队友们挥了挥手……

天空真蓝。真的，蓝得像清水洗过、刚晾干了的蓝缎子，干爽而养眼。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来，懒洋洋地原在阳光下，由层层叠叠的山峦变成了一群群的绵羊，变成了一块块的飞毯，撕成了一条条的棉絮，最后被海风的手扬得无影无踪，天空又蓝成无尽的深远。蓝天下，一条栈道爬在黄褐色的礁石上，沿着海岸线上下起落，像一条巨龙延伸至远处。栈道是从两块巨石之间一个缺口下来的，缺口处走来三个人，显然是一家三口。一中年男，胖黑有须，大红短衣全汗湿了，背上一个黄色双肩背包，勒着胸前两大块肉，这是阿毛。一女子，稍年轻，高挑苗条，长发锥子脸，举着手机边走边拍，这是毛嫂。一男孩，七八岁，黑胖卷发钩鼻，眼窝深邃眼珠溜溜黑，这是他们的儿子小毛毛。

“真美啊！”阿毛得意地向毛嫂嘚瑟道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这个六一，是阿毛提议带儿子到海龟湾看海龟的，他知道儿子最喜欢画画，最喜欢画萌萌的海龟。

“你提的，表扬一个。”毛嫂心旷神怡之余，不忘给了阿毛一个媚眼。

“我要看海龟产卵！”小毛毛之前按照父亲的要求做了功课，知道栈道尽头就是海龟湾，那里是海龟产卵的地方。

“小朋友要看海龟产卵呀？这里看不着。如果是看海龟，你们走错方向了。”旁边一个跑步经过的男人听到小毛毛的话，停下来，对小毛毛说道。

男人六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寸头花发，脸色黝黑，穿着一件鲜红的马甲，斜挎着一个很大的布袋子。他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微笑着指着另一个方向说，那边是海洋科技馆，海龟在那边呢。

阿毛问：“海龟湾那沙滩不是海龟产卵的地方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男人说，海龟一般晚上才上岸产卵，沙滩都封闭了，游客不给上呢。他指指科技馆的方向：“看海龟，到科技馆去。”

“啊。”毛嫂问，“您是海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吗？”

“哈哈，”男人爽朗地笑了：“我呀，退休啦。”他拉拉身上鲜艳的红马甲，挥手，继续往前跑：“我就在附近住，每天过来捡跑呢。”

“舰炮？啥舰炮？”阿毛看着跑远了的老人有点懵，啥舰炮？按他查的资料，沙滩上面的那个大星山炮台是曾经有过几门抗倭的老炮，不是早已经送博物馆去了吗？

“回来再看海龟吧，这栈道太美了。”毛嫂决定还是往前走一走，反正科技馆又跑不了。阿毛和小毛毛只好跟着往前走。

海龟湾的浪，确实特别美。阿毛边说边放下双肩背包，拿出无人机来。上帝视角，更美！

无人机飞起来，手机屏幕上一家三口越来越小，终于成了三个小点。栈道也成了一条小虫，渐渐被这海天的蓝色和礁石的黄褐融化。随着无人机继续往上飞，手机里是满屏的蓝色，分不清是海水，还是天空。破开这

蓝色的，是一左一右跃然生动了起来的两弯半月。啊，阿毛叫出一声惊叹。左一弯叫勾魂，右一弯叫夺魄。阿毛心中竟蹦出很古龙的两个句子来。

无人机继续向大星山外的海面上空飞去。海水拥簇着一个硕大椭圆形的身子，细长的脖颈用力向前伸着，这可不就是一只奋力向前的海龟吗？是刚回来产卵还是产完卵正游回它遥远的生长地呢？

阿毛招呼毛嫂和小毛毛来看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：“看看看，这是真正有海龟、又最像海龟的海龟湾！”

“太美了！”两人都不由赞叹。

“沙滩有人！”小毛毛眼尖，指着一个红色的小点叫道。

可不，阿毛定睛一看，惊涛拍岸的白色沙滩上，有几个红点点在动，是人！他操纵无人机飞近些，嘿，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，竟然是刚才说不能进去的那个老人！

阿毛不乐意了，一边收无人机，一边心想，待会儿到了可要好好问问他！

到了栈道尽头，是沙滩的入口，一道紧锁的铁门前，一群游客想进去。带队的年轻导游说：“不能进去，不能打扰海龟妈妈生产小宝宝。”

阿毛指着沙滩上穿红马甲的老人问：“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？”

“啊，林姥爷啊。”导游笑了，“海龟是他的女儿啊，他当然可以进去了。”

“他女儿？”游客们疑惑了。

“林老是海龟保护区的第一批工作人员，在这孵化的海龟回来产卵，可不跟他的女儿似的。我们都叫他海龟姥爷嘛。”

“他不是退休了吗？”毛嫂记得老人说过的话。

“是啊，退休了。不是放下吗。每天来捡跑呢。”导游说。

“舰炮？啥舰炮？”阿毛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决。

“一边跑步，一边捡垃圾。”导游笑了，“林老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，叫捡跑。他说他要边锻炼身体，边清洁沙滩，要更长久地呵护我们这张海龟产床呢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么一个捡跑。”阿毛笑了。

“你们看，那么大的浪，每天要冲来多少垃圾。而且，这沙滩啊，有很多植物。根系很长，长满了，沙子硬结了，海龟就没法扒开沙子产卵了。”导游说，“林姥爷啊，不放心呢。”

大伙都笑了，不由敬佩地把目光投向远处正忙的老人。

“海龟为什么会回来产卵呢？”小毛毛问。

“这个啊，据说是因磁场作用，小海龟一出生就迫不及待地扑向大海，最远要游几千公里，二三十年后长大了才回会到这个出生地谈恋爱、生小宝宝呢。它们啊，脑子里有个导航呢。”

阿毛说：“还有个原因，是因为它们在这有亲戚。”

大伙又笑了。可不是，有海龟姥爷的呵护，它们舍不得不回来呀。



惠州捡跑蔚然成风

□周婷婷 摄

奔跑的来福

□唐丽萍

来福是一条狗，一条被收养的流浪狗。

那天清晨，我在沿东江绿道一路慢跑，不时停下脚步，捡拾夜钓者扔在路边的垃圾，忽而感觉身后有动静。回头一看，哟，一条小狗！

这条狗灰土灰脸，脑袋像一个倒立的葫芦瓢，两片耳勺左右垂立，瘦瘦，毛短，黄白相间，尾巴上翘，弯成一把镰刀，左右摇摆。有意思的是，它痴痴地盯着我，好像早就认识我一样。

我跨一下脚，大声吼道：“走开！”

小狗惊得一跳，退缩几步，钻进绿化带，很快不见了。

我拎着垃圾袋往前跑几步，忍不住往回瞅。不远处，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有节奏地一蹦一跳，始终与我保持一段距离。我快，它快；我慢，它也慢；我停下来，它就不走了。嘿，小家伙粘上我了。

我没理它，把垃圾袋丢进垃圾桶，离开绿道，一拐弯，走进住宅小区。

门卫保安见有流浪狗跟进来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揪住它脖子，提起来。

小狗四肢乱蹬，拼命挣扎，发出凄厉的惨叫声。

保安向同伴得意地说：“哥们，今晚吃狗肉火锅，喝两杯！”

我心里一紧，好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，赶紧拦住保安，说：“这是我在江边捡的，打算收养它。”

保安半信半疑，很不情愿地把小狗交给我。

我没有养狗经验，把它拴在阳台上，除了定时喂养，早晚带到江边溜达。跑步的时候，紧拽狗绳，手心冒汗，特别费劲。

经过半个月磨合，以为它对我有了感情，见左右无人，试着松开狗绳，让它跑跑，协助我捡拾垃圾。

想不到，它像一支离弦的箭从身边飞出去，横过马路时跟一辆迎面驶来的电动车相撞。

“啊！”我惊出一身冷汗，双手捂住眼睛！

等我回过神来，小狗不见了，电动车从眼前扬长而去。

我心情沮丧地回到家，安慰自己，野狗命大，一定不会有事。

这时，保安打电话通知我：“我在监控里看到那条狗钻进小区，消失不现。我到你家楼道里。”

我赶紧开门去找，在楼梯拐角处，发现了它。

小狗看见我激动不已，衔着一个空罐牛奶盒扑过来，前额毛发被鲜血染红，黑溜溜的眼睛发光亮，一眨也不眨，好像有话要说。我心头一热，它一定是看见马路对面有垃圾，以为是我需要的东西，把它带回来了。

我决定正式收养小狗，给它取名“来福”，从此结束它的流浪生活。

我带来福去宠物医院体检，确定没有伤到筋骨，只是皮外伤，然后上药、驱虫、打防疫针。

医生鉴定，来福不满一岁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传染病。它的学名叫中华田园犬，聪明，懂事，好养，忠实用人，但颜值不高，弃养率很高。至于它来自哪里、爹娘是谁，无法考证，也不重要。

我把来福领到宠物店洗澡，店员不屑地问：“土狗也来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别的狗怎么洗，它就怎么洗。”

于是，洗澡、药浴、修毛、护耳、剪甲、剃脚毛，来福美美地享受一次高级宠物美容套餐，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我面前。

为了延长它的寿命，我擅自做主，带它去做了节育手术，希望它一生不要记恨我。

接下来，我训练来福定点排泄、定时起居、坚持锻炼。出门在外，用牛肉粒和鸡肉干引诱它捡拾垃圾，嘴叼垃圾，放进垃圾箱，或者交给我处理。

在这过程中，它吃尽了苦头，有时脚爪子被碎玻璃划出血，有时被绿化带里的荆棘扎伤，有时掉进路边水坑里呛水，有时累趴了、吐出长舌头、大口大口喘粗气。只要不下雨，江边绿道上总能看到来福与我的身影。

来福举办法大的“文明杯”狗狗秀赛事，狗界萌宠云集，大秀才艺。出于好奇，我带来福去凑热闹，观摩表演。来福眼界大开，兴奋不已，趁我不注意，偷偷溜开了。

直到表演结束即将颁奖的时候，它才“呼哧！呼哧！”回到我身边。我警告

它：“再敢乱跑，回去饿你三天！”

音乐戛然而止，主持人高声宣布比赛结果：“下面宣布，本届‘文明杯’狗狗秀冠军得主——”

“等等！”裁判忽然站起来，打断主持人的話，接过话筒说：“宣布结果之前，请大家先观看一段视频录像。”话音一落，台上台下所有和狗都把目光投向电子屏幕。

屏幕上出现比赛现场，一条小狗在人群中穿梭，东嗅嗅西嗅嗅，倏然眼前一亮，咬住地上一个丢弃的饮料瓶子，跑到垃圾桶旁边放下。接着，又在草坪上搜寻，叼起一张废纸……它不停地奔跑，不停地捡拾。整个赛场，数它最忙碌，像一个白色的小精灵。

我看清楚了，是来福，是我的来福！

主持人与裁判耳语之后，清了清嗓子，郑重地宣布：“本届‘文明杯’狗狗秀冠军得主属于这条中华田园犬！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它和主人上台来领奖！”

来福意外获奖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被我拽上台领奖。聚光灯打过来，挂在脖子上的镀金奖牌晃来晃去，频频反光。它很不习惯，又是咬，又是挠，还就地打滚，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我回家犒劳来福，赏它一大块鸡胸肉。夜里，把狗窝从阳台移到卧室，听见它的呓语声，不知道是回忆白天的高光时刻，还是又